

赵梓伊◎著



秦淮八艳

李香君

秦淮十里扬媚香

人物像
人画

一段过眼的云烟，飘摇了千百年，
一世沧桑的哀怨，数不尽的相思低吟，
魅影楼台，独倚窗棂，
若不是绝世佳人，何来一生奔波？
若不是造物弄人，何来一生寂寥？
只叹幸福短暂，
春风早已忘旧颜，
伴随袅袅炊烟，
与红尘作伴。

赵梓伊◎著

秦淮八艳

李香君

秦淮十里扬媚香



一段过眼的云烟，飘摇了千百年。
一世沧桑的哀怨，数不尽的相思低吟，
魅影楼台，独倚窗棂，
若不是绝世佳人，何来一里秦淮波？
若不是造物弄人，何来一里寂寞寥？
只叹幸福短暂，
春风早已忘旧颜，
伴随袅袅炊烟，
与红尘作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淮十里扬媚香——李香君 / 赵梓伊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6
(秦淮八艳)

ISBN 978-7-5155-1084-2

I. ①秦… II. ①赵…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2352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秦淮十里扬媚香——李香君

作 者 赵梓伊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84-2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 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秦淮八艳

秦淮十里扬媚香

李律

目 录

第1章 秦淮十里扬媚香

浮萍身世

媚楼香影

风月名班

亦庄亦重

第2章 吟咏梦萦情初生

幕者如云

有友牵情

初见候生

诗画定情

桃花一绽

第3章 珍重梳拢意慌张

心底情殇

梳拢难成

有贵人助

049 046 041 036 032 027 023 019 014 009 005 001

第4章 浮影重重相扶将

枕醉眠香

052

秋风吹荡

057

裙布钗荆

063

红颜难酬

068

重金不受

074

守住名节

079

第5章 如何可得两全法

时局如棋

085

却食成恨

090

恍然不知

096

一朝拾起

101

第6章 离愁难褪亦难尝

岂肯负卿

107

山崩花谢

112



秦淮八艳

李香君

秦淮十里扬媚香



秦淮八艳

秦淮十里扬媚香

李商隐

第7章 从来弱水两彷徨

夜投史公 118
良人两隔 123

铅华洗尽 129

有中山狼 134

愤然一跃 139

桃花扇香 144

第8章 倦怠桃花恨宫墙

摧折又起 150

纳入宫墙 155

一夕城破 160

宿命难张 166

第9章 病榻咳血缘难继

伊人憔悴 172

桃花衰萧 177

第10章 花销玉陨化青灰

相见栖霞

欢成眷属

188 183

安宁难享

194

薄命如霜

199

含恨而去

203

白骨青灰

207

第11章 扑朔迷离身后事

亲手毁扇

212

古佛相伴

217

终未谋面

223

名垂千古

228



秦淮八艳

秦淮十里扬媚香

李商隐

第 1 章

秦淮十里扬媚香

❀ 浮萍身世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几百年来，每当后人登临秦淮河畔，深望着这十里深巷，咀嚼着孔尚任这金粉雕砌的诗句，深深一嗅，依稀能闻到三百年来不曾飘散的媚香。秦淮轻淌，洗不尽被胭脂水粉浸润过后的苍凉；明月深照，同时照在被青白月光洒落的今人与古人的身上。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南京自古繁华，秦淮亦是多情，从唐时起就引来无数蜂蝶扑闪。香氛葱葱，招多少登徒浪子醉生梦死，温柔漫洒，引无数布衣紫袍一掷千金。清酒把红樽，劝君惜此身，梦入温柔乡，究是有缘人！落花纷扰，情意自明，流水





脉脉，孰言无情，唯有这不变的南京城，见证了千百年来才子骚人与艳姬商女的多情与无情。

明末清初，江山鼎革，秦淮烟柳之中亦有无数绝色卷入这纷纷扰扰，像缓缓流淌着溪水旁的白莲，以一丝丝柔弱青白装点了这难以挽回的东向逝水。红颜命薄，何况乱世，卿本佳人，恨不逢时，这朵白莲之中，独独漂泊着一枝桃花，这离枝落水的桃花，便是艳名惊绝了千古的李香君。

明天启四年诞生了两个人物，一个壮烈了青史，即为日本平户出生的郑成功，一个温柔了年华——这一年，苏州城的吴宅里，李香君降生了。与所有的美人一样，一出生就能隐约从眉目间看出日后的万种风情，千般娇媚，这自是让人万分怜爱。依稀就是一个美人坯子的小香君，让父母欣喜若狂，香君的父母已经育有二子，唯一的期盼就是再生一个晶莹剔透的女儿来补偿心中的遗憾，终于得偿所愿的父母焉能不兴奋异常？却不知就在八年之后，这个幸福的家庭就会遭到大难，从此家人分散，人各天涯。而年幼的香君，亦要离开家庭所能给她的庇护和温暖，像一朵没有参天大树照拂的花朵，从此独自挺立在风雨之中，任他风雷霹雳，也只一人分担，哪管暮霭虹霓，也只一人欣赏。

春雨霏霏，黄鹂翩翩；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有着亲人呵护的小香君，若一朵初放的荷花，眷恋在父亲这棵参天大树的余荫下，浸染出无匹的芬芳，以不仅仅是美貌的才情，令所有的亲友侧目夸赞。她的父亲姓吴，是一个官职不低的武官，因而家境很是殷实富裕，从来不会短了家中孩子什么，香君又是家里的独女，有两个疼

她爱她的哥哥，小小年纪，皓质初露，被精心呵护着，照顾着，出落得如一颗含在蚌里的珍珠，虽未被渔人发现，亦有些许尘土遮掩，依然难掩日后的绝色容华。命运如同吹落海棠的乱风，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吹向哪一方向的。如果没有家道中落，香君也许会嫁一户富足的人家，衣锦食丰，诗书相伴，相夫教子，从此一了余生。奈何命运多舛，阴差阳错之间仿佛冥冥之中自有一番绸缪光景，又或是太过娇媚无伦，方寸之间，绰约卓华已遭天妒，在香君八岁这年，所有的美好都像一袭奔向海岸的潮水，被击碎冲散，只留下破碎的水泡一样的回忆，却也难以重温从前青葱年华。

朝政如潮，泥沙混流，香君的父亲亦卷入其中。是时香君八岁，阉党一跃登上朝堂顶峰，魏忠贤大肆打击异己，香君的父亲因与东林党人交好，成了第一批打击的对象。一个漆黑晦暗的夜里，一个父亲的至交好友冒险前来通报，言不久朝廷就要来拿人问罪，再三叮嘱香君的父亲速速离去，远遁他乡。

如那被乱风吹拂的海棠花，随风四处飘散；又若那被流水轻逐的浮萍，任水肆意漂泊。小香君在八岁这年遇到了一生中第一道坎坷，无路可走的香君的父亲怎生也寻不到旁的办法，无奈之下，只好忍痛将三个儿女狠心驱散，两个男孩送入浮世，又将八岁的小香君托给秦淮河畔的媚香楼主李大娘，嘱她自生自强，而自己则穷奔天涯，奈何曾经的朱门美满，落得个父女两相隔，兄妹难相见。最是可怜小小香君，如一株含苞待放的菊花，被人突然从曾经熟悉温暖的土地中连根拔起，粗鲁地栽入了另一方土地里，又如何叫她生出傲视寒霜的孤傲，只能收束瑟瑟发抖的身躯，熬过凛冽的冷秋。





宁静萧逸，一朝尽散；蕙质兰心，落入谁家。惶惶间，可曾记得，青丝木马，曾经相伴？

年幼的花朵还没等成熟开花，便被除去生存的土壤，曾经温润的性格是否依然充满了对生活美好的愿景，曾经开心的笑容是否依然不为这巨大的变动打击收敛，曾经对未来的渴望是否依然存在于幼小的内心里？花开长败，总为秋风；杨柳飘落，亦为秋阳。

也许是上天亦觉对此人间绝色太过刻薄，又或是香君的如斯之美感动神明，再或是为了填补香君一份久违的亏欠，上苍假香君的父亲将她托付给了李贞丽。这倒是不幸中的万幸，李贞丽算是一个当世皆知的奇女子，香君能够庇护在她的怀里，总算是稍稍地安慰了一下香君父亲苦闷沮丧的心情了。

《李姬传》云：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结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羨陈贞慧善也。香君的养母李贞丽，亦是一个当世奇女子。诗里云，仗义每多屠狗辈，与之相应地，勾栏烟柳之中，也每每涌出许多昂然大义令天下男子失色惊叹的奇女子。盖因青楼女子自小就被授以琴棋书画，诗经女训，兼身处风花雪月、春雨秋霜的风雨场中，来往皆是当世豪富，风流才子，见识眼界自与寻常女子不同。李贞丽即为其中之甚，为人大有风月场中的义气与豪情，所交也是当世名士才子，尤与复社才子陈贞慧十分交好。

李贞丽对香君如亲生女儿般看待，培香琢玉一般小心照顾香君，不让她过早地接触这些雪月风花，且并不以她婉转娇羞之姿，

使之入芙蓉之帐，反而是尽心教授给她诗画琴书，期望这个稚嫩的花朵早日沃出一捧馥郁的娇葩。正如春梅绽雪，平添了一分冷傲；亦如秋菊披霜，多了一丝娇娆，落到媚香楼的李香君也是性情大变，小心翼翼地不敢像从前一样随意嬉笑走动，一言一行都要三思而行，使本来就冰清玉润的她又多了一份能解人意、善辨心思的玲珑剔透心，小小年纪竟大悟人间的冷暖情长，平添一份同龄女孩没有的成熟与文静。

娇杨飞长，荷花早开，幸乎？不幸乎？娇弱的香君小小年纪便磨炼得一身深沉心思，早早成熟，是她的幸运还是不幸？每一个阳光横洒的午后，听着外面的轻蝉鸣叫着夏天的闷热，李香君靠着温凉的凉亭，默然不语时是否想起了童年无数美好的回忆？大雨滂沱淫雨霏霏的夜晚，听着媚香楼檐壁下低落的雨滴，香君自伤身世，每每都是彻夜难眠。天下大势与个人宿命就这样曲折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郁闷难解，化作一杯清冷的苦酒，逼迫着原本稚弱的香君强饮下去，一醉方休。半醉半醒之间，可曾梦回曾经？

飞花飘落曼曼舞，梦里亦故乡。总是红颜命舛，却把头低，浅吟低唱。

❖ 媚楼香影

秦淮河，燕桥南；媚香楼，艳一端。

桃花开了又开，谢了又谢已经三载了，此时的李香君已经十一岁了。正如初开的桃花，映耀着初开的春阳，那种从花骨中溢出来





的妖媚，带着十二分的含羞，总是惹得无数粉蝶扑闪。

美人如花，落入谁家？

香君亦是如此沉吟，浮柳轻杨留笑去，今朝明朝换新人。尽管这三年来，香君过得很是不错，李母见她蕙质兰心，更是待她不薄，简直如亲生女儿一般待她。将她作为媚香楼的花魁来悉心栽培，犹如一个温情的匠人在悉心照料最欣赏的芍花，教她如何作画，教她如何弹琴，教她读书识字，教她做事做人，教她识人言表，更是教她雪月风花。

曾有一次，好友陈贞慧来访，李贞丽很是高兴，唤香君出来侍茶，陈贞慧见香君年方十岁，举止大方得体，犹如一捧早熟的牡丹，登于大雅之堂而令全场目眩，对香君极为赞赏了一番，李贞丽作为香君的养母，自是与有荣焉，当场更是放下一言，言年岁见长，日后媚香楼必是李香君接替她为楼主！一言既出，全场皆叹，香君心中亦更是五味杂陈。命运如狂风将她吹落在地，茫然的她正等待着一只落下的足将她踏成粉身碎骨，哪知竟有一只白皙的手将她轻轻拾起，小心呵护，这又如何不让她心生感激。

浮萍在水中只能随波逐流，李香君不幸中的万幸是有一位对她极好的养母，这也是她在苍茫乱世与家中大变之后唯一的安慰和依靠了，年幼的香君如一藤攀缘的凌霄花，抬眼四望，举目瑟瑟，只好将颤抖的身子更紧地靠在坚硬冰冷的石壁上默默心伤。

好在她遇到了李贞丽，好在她被入选培养为媚香楼花魁。

何谓花魁？

花尚且还争奇斗艳，分一个上下高低，那么在青楼中，姑娘们

自然也分一个清浊艳俗。在青楼中，各位姑娘拢共分为三等。

最下等卑贱的，便如那一朵朵俗艳不堪的牡丹，以色待人，以身相献，迎在最浓烈的春风里，娇笑着迎接着每一位客人，接触着同样是社会底层的客人，小商人、车老板儿、穷酸学子，她们迎来送往，心中的那一抹尊严早已在欢笑场中被磨平，她们没有别的手段，只有出卖自己日渐老去的容颜与肉体，来换回恩客们一枚枚不多不少的银子，想着有一天能攒下一笔小钱，足够自己年老时以之度日。凄凉卑贱，命如薄纸。

这第二等的姑娘，却如那一枝枝粉润剔透的桃花，春风吹度，一时花开，这些姑娘就如这时无双的桃花一样，也常常出一些风头，她们通常是会写几首并不十分拙劣的小词，会弹几首十分美妙动听的曲子，言语自是十分得体，眉目总是七分含情，姿色中上，才情优等，故为青楼中专门陪伴重要客人如官员、显贵、才子的人选，她们平时所获颇丰，每逢重大酒宴时，只要小心陪护，悉心斟酌，更是能得一笔不小的礼金，她们野心勃勃，正如那不堪寂寞的桃花一样，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能傲压群芳，一任花魁。

这最上等的，自是青楼中最为仙姿玉色、温婉多才的姑娘，这位姑娘即是花魁。如果真的要將花魁比作花朵的话，那莲花自是最为贴切。人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的就是这清清白白、落落大方的莲花。花魁之于青楼群女，便如莲花之于群芳众花，不一定比牡丹更加娇艳，也不一定比桃花更加温婉才情，她多的，只是那一缕清清白白、落落大方的风骨。明明是风月场中人，明明做的是以色待人的勾当，可偏偏就是有那一股说不





清道不明的清白气质在里面，让人情不自禁地去欣赏，去远观，去膜拜，去追求。

花魁很少作陪，每次作陪，必是朝中大官，亦或是巨富豪奢，亦或是闻名天下的风流才子，她们与他们平等相交，谈诗论话，温酒吟诗，却很少以身待人，如一浮漂在水中的白莲一样，她们高贵，她们优雅，让你踟蹰着，欣赏着，赞叹着，让你感觉如阔别多年的朋友，却总是不敢玷污了这份才情，这一番心思风情，总是让恩客们别有一分心怀在里面。

作为花魁，作为青楼里的头牌姑娘，青楼自是待她们不薄，每一个花魁，青楼都为她们布置了专门的厢房与卧室，好一点的，甚至还为她们配一两个贴身侍奉的使唤丫头，如同大户人家养小姐一般养着她们，却轻易不让她们出来接待客人。每次接客，必是青楼迎的最重要显贵的客人。

花开娇艳，正在枝头。小小的香君此时已经能看出那种浑然天成的骨子里的娇媚，李贞丽更是知道香君日后必是艳惊一方的花中之魁首，女中之独秀，所以每每与朋友相交，总是带香君在身旁。因为李贞丽为人豪爽，多读诗书，姿色亦是过人，故所交之辈皆是当世一等一的才子，上文言及的陈慧贞便是李贞丽的至交好友，才学更是惊人，乃是复社成员，百十年后，被称为明末四才子之一。李贞丽将香君带在身旁，就是要让香君每日目之所及，耳之所听，皆是诗书大义，期望着香君耳濡目染之下，风骨气质亦是如这君子般不凡脱俗。

香君自是不负期望，小小年纪便出落得如花美人，更兼温柔得

体，诗书琴画，更是样样皆精。小小年纪就已熟读诗经。待得年岁见长，更是偶尔吟得一首小词，虽用语稍平，但个中心意，很是值得玩味，此时的李香君，已隐隐显露出日后傲为花魁的不凡气质了。

莲花的孤傲加上幽兰一样的芬芳，又怎能不让人陶醉欣赏？本就媚骨自成的香君此时更是平添了一份蕙质兰心的不俗气质，如同一块璞玉久经雕琢，由原来的精致耀眼变得细腻温润，一颦一笑，举手之间，已迷倒众生，随随便便的举止溢出来的那一分万难模仿的清艳之香，令年纪虽小的香君成了众人争相称颂的对象。

曾经的官家小姐，如今为教坊花魁，命乎？时乎？北燕南飞，东阳西下，曾经佳人，落为花首。可以想象，年仅十一岁的香君是如何度过这段痛苦的时光的，一方面她为百花之首，众人争相追捧；一方面回忆起曾经的平凡的美好，曾经的家里不用小心翼翼地看人眼色，不用怕一言说错惹人不快的时光，那又是别样的一番快活。不变的，唯有她那兰薰桂馥、清眸流盼的香媚气质，宛如天生为这媚香楼而生。

❖ 风月名班

秦淮河旁边的无名小花年年谢了又开，谢了又开，只留下一个夏季难以道明淡淡幽香，可是总是被秋天无情地唤走，谁又能主宰她们的命运呢？牡丹娇艳，桃花妖娆，人们总是最先欣赏她们，谁又曾为这些无名的小花有过哪怕是片刻的停留？曾经繁花锦绣的秦淮河，一到了寒秋，伴着淅沥沥的秋雨与漫卷的秋风，也带走了她





们最后一丝的尊严与期望。

最是寂寞自伤春，香君凭窗下望，心里也是替这些无名小花黯然神伤。是时十五岁的香君已经出落成一个细润如脂，粉光若腻的绝色美女，更难能可贵的是举手投足之间总是有一番不可言明的灿丽风情，所谓媚骨天生，说的就是香君这样的天生尤物。

天生尤物，怎奈天妒！就算再美上百倍，还不是在这媚香楼之中迎来送往，最后落得个凄惨下场？香君心里仿佛有无尽的苦水难以倾倒，沉沉的心思化作无尽的春意，映衬在香君温柔的眼眸里，一时间痴了无数游人。也是和今晨一样的暖春天气，也是和昨朝一样的秦淮流水，也是和去岁一样的媚香楼阁，也是和从前一样的清歌美酒。可是，在一切似乎并不曾改变的陈旧的事物下，仿佛又有什么新的不可道明的变化，香君隐隐地捕捉到了自己忧愁的思绪，那便是这静如瀑水一样静静流淌的时光，虽是年少，又怎能叫香君不生感慨。

可是终究是少女，又是万人瞩目千人追捧的媚香楼第一头牌，伤春之后，香君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的心情，无法摆脱的，只是心里一丝丝淡淡的忧伤。

此时，已经十五岁的香君，已经成了名动秦淮河的媚香楼主，风月名班。王孙贵介，愿意为她一掷千金，只为看她一眼；才子俊杰，争相为她作词写诗，只为博她一笑。

如果浮萍在被雨打风吹散之前曾经迎来朝阳的温煦，它还会有遗憾吗？如果雪梅在被吹落到地上化作一团春泥之前曾经见过无边的春意，它亦会是更加无怨亦无悔吧！香君纵是一介青楼女子，受